

踏上普洱茶苦旅 探尋刊木古道

包忠華親自實地走訪了西雙版納、紅河、普洱、臨滄、大理等茶區及茶山，結合長期從事茶行業工作積累的知識體系，寫成了《普洱茶苦旅》。第一冊「尋茶」帶領讀者走進茶山、了解普洱茶產業歷史、發展、現狀以及產業發展未來方向。第二冊「刊木古道」則帶領讀者重走和探訪了這條古道。書中既描述古道現狀，也講述古道沿線幾代村民的故事，為讀者再現了馬幫駝鈴聲響徹山谷，山坡上趕馬人午歇做飯，暖陽下思念遠方家鄉，古道上行人不斷、沿途陋室驛站的情景。同時，還為讀者介紹了沿途地方的歷史文化內容。

被遺忘的茶馬古道

作者的探尋之路是從普洱思茅出發的，這裏是包忠華的家鄉，出生在茶馬古道旁小村裏的他，從小聽着馬幫的駝鈴聲，喝着那時還不叫普洱茶的茶長大。在他多年對普洱茶及茶文化的研習中，幾年前首次聽到了「刊木古道」，在他的意識中，這條古道裏一定藏着故事和獨有的魅力，於是經過幾年的準備，作者與同伴踏上了探尋「刊木古道」的「苦旅」，這一走就是半年。

包忠華一行從「刊木古道」逆向而行，因為這能最快地找尋到一位年輕時擔任驛馬運輸隊的會計。一開始的行程，就是一場「苦旅」：幾人一早出發，途中拍照，採訪，翻越無量山之後，直到下午2點才吃上午飯，又趕路4個小時，才見到計劃中的訪問對象：葉卓貴老人。出生於1934年的他在16歲時就到了巍山縣稅務所工作，後來到了運輸大隊，在第三中隊任會計。

原以為他會對「刊木古道」有所了解，可出乎意料的是，老人說他在運輸隊時，常隨馬幫到各地運送物資，知道有茶馬驛道，可「刊木古道」他還是第一次聽說。

看來，這的確是一條「被遺忘的古道」。

古道「前世」故事令人着迷

雖然有點「出師不利」，但他們並沒有氣餒，「隨着行程的推進，我發現古道的歷史越來越清晰，內容也越來越豐富，那些隨着歲月的痕跡被掩埋的故事，也讓人越了解越着迷。」包忠華說。

因為長期從事普洱茶研究及文化推廣，包忠華對古道上與茶相關的內容最為敏感，他說，沿「刊木古道」眾多的古茶樹、茶區，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美。以古茶樹聞名的「班崧」現在說來大家都不陌生了，不過大家可能不知道，這裏曾經的一段路，是「刊木古道」多條翻越無量山的通道中，最難走的一條，而這裏也是南詔皇家茶園。相傳，當年南詔國把被發配的人集中到這裏，將這裏稱為「牢城」，做的事情是為皇家種茶。在這密密的大山裏為了限制囚犯們的活動範圍，就在不同的方向種上了五棵樹，這就成了後來的「五棵樹茶園」，可是到了宋代，隨着銀生節度的廢除，這個「牢城」也被廢止，曾經的皇家茶園也被棄之荒野。

等人們再發現這裏，其中最大的兩棵樹已經有十餘米高，最大徑圍超過了2米。兩棵樹一棵為大葉種，樹幹形似望月老人，一棵為小葉種，葉子似美女的柳眉，又恰似一對夫妻，包忠華把這兩棵樹命名為「貴妃柳眉、玄宗望月」，「這既是對茶樹的形象比喻，更加是對一段歷史情懷的表達。」他感慨地說。

說起茶馬古道，大家或許都不陌生，其在普洱茶以及文化的發掘和傳播中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最近，普洱茶文化學者、雲南省普洱茶協會副會長包忠華，在其最新出版的《普洱茶苦旅》一書中，卻「意外」地帶大家挖掘整理和再現了一條鮮為人知的古道——「刊木古道」。在這條經歷了千年的大理國重要國道上，鋪滿青苔的基石、散落着的驛站斷壁、生機盎然的蒼天古樹……，無不讓馬幫駝鈴聲聲、斗笠蓑衣行者腳步匆匆、官差軍隊健步如飛的畫面浮現眼前。那麼究竟「刊木古道」是一條怎樣的通道，它的前世今生，又是如何？讓我們跟隨作者的《普洱茶苦旅》一探究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包忠華歷時半年考察重走「刊木古道」 受訪者供圖



《普洱茶苦旅》正式出版 受訪者供圖

從挖掘歷史到現實傳承

既然是茶馬古道，自然沿途少不了茶樹。包忠華作為「曬紅茶國家發明專利」及曬紅茶首創者，在此行中，沒想到在大理南澗羅伯克村見到了自己的首批徒弟。

在徒弟楊紹偉的帶領下，包忠華一行來到村裏，這裏與之前他們走過的地方相比，少了名氣和重要地位，在「刊木古道」上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寨子。在1964年這裏創建了羅伯克茶場，如今也是當地的明星企業。

包忠華說，在古寨裏喝上一盅自己推行的「曬紅」茶，讓他品到古茶道歷史的同時，也感受了茶文化在古道上的傳承。

在兩冊的《普洱茶苦旅》中，包忠華不僅梳理了普洱茶相關的文化以及現狀，還對未來發展的趨勢和行業發展加以了分析。「我希望能夠通過出書，對我此前的一些文章和觀點進行整理，能形成一定的茶文化體系，為普洱茶文化留下可查的文字和資料。」包忠華說，這些年來他在各媒體發表的有關文章，有30萬字，這些都是他親自走訪西雙版納、普洱、紅河、臨滄等茶山所記錄下來的。

對於「刊木古道」的考察採訪和成文，一開始僅源於多年前第一次聽到「刊木古道」的名字，以及想像着它後面蘊藏着的千年文化。但是後來，翻看和查找歷史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史料缺失，遺蹟找尋考證很艱難，也曾令作者想放棄。一次，與一名旅遊文化部門領導交談，「他說這個研究能很好地結合現實，帶動當地旅行文化的發展，這鼓勵了我，歷史文化能與現實發展相結合，才是最好的傳承。」包忠華說。於是他利用工作之餘，用了半年的時間完成了「刊木古道」的重走、考證、採訪和撰寫，如今書已順利出版，包忠華說，希望這能成為普洱茶文化的一個體系，更加希望他所做的這些，能為當地發展茶產業和文化旅遊出一份力。

追湖南詔國國道

《普洱茶苦旅》一書中介紹，「刊木古道」最早記錄於公元766年《南詔德化碑》，開通時間為公元764-765年，全長500餘千米，主要交通工具是馬、騾子和牛幫，主要運輸糧食、食鹽、茶葉、木材及軍事運兵。

「刊木」古指砍伐樹木。「刊木古道」起點在大理，到達保甸後分兩路，北路從保甸越無量山一路到達景東（古銀生城）；南路從保甸越無量山一路到達寧洱縣（古普洱府）。

據歷史資料，唐代，獨立強盛的南詔國有六個節度，其中最大的銀生節度府轄地位於瀾滄江兩岸，管轄今天普洱市、版納州、臨滄市、紅河州部分以及今越南、老撾、緬甸等國的部分地區。「刊木古道」在南詔國、大理國時對外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作者：瑞·達利歐
譯者：陳傑
出版：商業周刊



橋水基金創辦人達利歐探討過去五百年間三大準備通貨帝國（荷蘭、英國與美國）以及六個其他顯赫帝國（德國、法國、俄羅斯、印度、日本與中國）的歷史，從中描繪出「大循環」（Big Cycle）：偉大的帝國通常延續大約250年，大型經濟、債務與政治周期，則延續大約50至100年。衡量帝國實力有十八項關鍵指標，國家在和平與繁榮時期、蕭條、革命與戰爭時期之間來回擺盪。那麼，現在的美國、中國國力各自如何？達利歐及橋水團隊以演算法為工具，以發展數據為基礎為各國打分數。這個新穎的角度，讓你更了解世界的運作原則，以及國家/自身在歷史中的定位。

山育兒

山林中我與孩子最親密的時刻

作者：洪毓謙
出版：時報



作者帶着孩子走入深愛的山林，聊天、觀察、聆聽，一點一點愛上這座山林學堂，一次一次再度走訪，原是爸爸私己的興趣與投射，後來卻發現這都是自己與孩子緊密連結的過程，也是大人、孩子都愉悅自在的事。作者記錄旅程點滴，彙整為〈山育情〉、〈山育志〉、〈山育行〉、〈山育知〉，分別描述情感、意志、行為，以及知識的體悟與收穫，是一段段旅程，也是一則則真切動人的暖心回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在山（幼兒園）裏就學過了。」回首一盼，才發現我們在山裏學了這麼多……

如何解讀現代與當代藝術

作者：蘭斯·埃斯布倫德
譯者：張穎綺
出版：啓明



藝術愛好者都私藏的鑑賞指南。近百年來，藝術領域變化迭起，創作手法和概念推陳出新，藝廊及美術館裏的展出，每每都讓觀賞者一頭霧水、無所適從。現代與當代藝術是存心要惹人困惑、驚駭或惱火嗎？又或者藝術家僅僅把一小撮藝術菁英當作受眾，只有行內人才能享受這些作品所帶來的激情？現任《華爾街日報》資深藝術評論家蘭斯·埃斯布倫德，從必備基礎知識，包括簡單明了的藝術史脈絡梳理、欣賞作品時的觀念釐清、跨時代和不同類型藝術的共通元素羅列，到示範賞析十個知名繪畫、雕塑、影像、裝置與行為藝術家的作品，一步一步帶領讀者探索各種觀看的方式，揭開現代藝術的神秘面紗。讀完這本書，你將擁有足夠的知識和信心，去親近任何陌生、嶄新的藝術作品，並與它們展開一對一的深入交流。

余光中的愛國情懷

書評

文：鄭延國

早前，香港作家黃維樑教授從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圳福田快遞我一本他的新書《大師風雅》。輕輕掀動散發着油墨芬芳的書頁，只覺得作為大師之一的余光中先生筆下那份濃濃愛國情懷一陣陣撲面而來。

透過黃教授筆酣墨飽的描繪，可以覺察到余光中先生濃濃的愛國情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另一個是對祖國歷代詩人詞家的熱愛，而傾述的手法則是用「紫色筆」寫詩歌，用「金色筆」寫散文。且看他的《民歌》：「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從青海到黃河/風也聽見/沙也聽見/如果黃河凍成了冰河/還有長江最母性的鼻音/從高原到平原/魚也聽見/龍也聽見……」。詩人「從黃河到長江，由北至南，地理與氣候配合」，倘若沒有對黃河長江的深深熱愛，豈能筆走龍蛇，寫出如此動聽的詩行，具有一種「悲壯感人的力量」？再看他的《紫荊賦》：「看路邊婷婷的多姿/嫵媚着已經有限的/這港城無限好的日子/而在未來的訣別/在隔海回望的島上，那時/紫荊花啊紫荊花/你震裏的紅顏就成了我的/——香港相思」。余光中曾在香港執教整整十年，對祖國南端的這顆璀璨明珠，自然有一種迥異於常人的深情厚意。

余光中從1992年起，先後十五次回到內地，登泰山觀一輪紅日冉冉東昇，臨黃河掬一抔清波澆在手，幾多激動，幾多

感慨。他在一篇散文中寫道：「我回去的是這樣一個新大陸，一個新興的民族要在秦磚漢瓦、金縷玉衣、長城運河的背景上，建設一個嶄新的世紀。」顯而易見，一股股「濃濃的故鄉情」無不洋溢在文章的字裏行間。他甚至還在《敲打樂》詩集中一再殷殷囑託：「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着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吟詠着這樣的詩行，有誰不怦然心動，淚眼朦朧？

余光中的筆端時時觸及屈原、李白、杜甫、蘇軾這樣一群詩壇詞苑的先賢翹楚。他寫屈原的詩多達九首，他在《招魂》一詩中寫道：「大江東去，楚大夫/淘不盡你的傲骨/黃河西去，楚大夫/遙應着你的悲苦/守護你的一切水族/追尋你是整個民族」。偉大詩人高貴的品格、光輝的形象可謂躍然紙上。他在《尋李白》一詩中寫道：「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釀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三行詩「豪氣萬丈，眾口交譽，成為現代詩的經典名句」。他在《詩史與史詩》一文中稱：「杜甫的詩，我每讀一首，都在佩服之餘，慶幸中華民族出了如

《大師風雅：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

作者：黃維樑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此偉大的詩宗」，其創作的詩歌「可列入國際的史詩而無愧」。人民詩人在國內外文學史上的地位堪稱一語中的。

余光中曾深情地說：「無論我的詩是寫於海島或是半島或是新大陸，其中必有一主題是托根在那片后土，必有一基調是與滾滾的長江同一節奏。這洶湧澎湃，從廈門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從未斷絕。從我筆尖瀉瀉瀉出的藍墨水，遠以汨羅江為其上游。在民族詩歌的接力賽中，我手裏這一棒是遠從李白和蘇軾的那頭傳過來的，上面似乎還留有他們的掌溫，不可能在我手中落地。」顯而易見，余光中完全視自己為中國詩歌、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向前發展的一名理所當然的傳承人。數十年間，余光中始終懷着強烈的愛國情懷馳騁於「學術與文苑」，重任在肩，奮力拚搏，直到2017年12月14日生命的最後一瞬，以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莊重的諾言：接力棒「不能在我手中落地」。由是成為海內外的大師和廣大中國人的榜樣，為人稱頌，為人仰慕。

簡訊

新華社聯手作協推出「悅讀匯」5G沉浸式閱讀線下體驗館

在2022年世界讀書日和首屆全民閱讀大會前，新華社與中國作家協會22日在京聯合推出5G價值閱讀平台「悅讀匯」。雙方合作策劃的5G沉浸式閱讀線下體驗館「新華@書店」同日在前門北京坊揭幕。

據介紹，「悅讀匯」由新華社媒體融合國家重點實驗室與中國搜索聯合承辦，旨在打通優質閱讀內容生產者和有文化素養提升需求的用戶，為生產者提供廣闊創作開發空間，為用戶提供可讀、可聽、可看、可分享、可體驗、可互動的一體化產品。5G消息用戶只需輸入「悅讀匯」，就可進入平台與聊天機器人實時互動，獲得全媒體閱讀、多維度查詢和智能書單推薦等服務。平台還支持普通短信、網站、客戶端、社交平台等全媒體、全終端瀏覽。

為搶抓5G時代全媒體閱讀市場新機遇，「悅讀匯」推出全媒體欄目「大家悅讀課」，發揮新華社與中國作協戰略合作優勢，邀請知名作家、創作者朗讀經典原著，分享有趣故事，妙答網友提問。欄目聚焦經典文學、科幻文學、兒童文學三大品類，以圖文、短視頻和音頻等全媒體形式

呈現，同步製作作家和創作者專屬數字版權藏品，並面向Z世代，在元宇宙世界中打造閱讀、社交新體驗。

當天揭幕的5G沉浸式閱讀線下體驗館「新華@書店」，以「讀書的滋味·悅讀發現美」為主題，將閱讀同5G科技互動相結合。體驗館設置了「讀書的滋味」「讀書的風景」「讀書的聲音」「讀書的變革」四大展覽單元，為觀眾帶來瞬間穿越歷史與未來的高科技沉浸式數字閱讀體驗。

「新華@書店」通過創新試點場景穿越「回憶殺」，讓觀眾置身於舊書房和老教室內，感受不同年代讀書場景。同時，參觀者還可通過元宇宙技術，與古人影像同框互動，實現跨越千年的歷史觸摸。先進的沉浸式音頻技術，則將閱讀中的情節悉數還原，實現讀者與作者的時空共鳴。

當日，「沉醉與芬芳」文學經典導讀匯項目同步啟動。該項目由新華社和中國作協指導，新華社民族品牌主辦，中國搜索、新華網等承辦，通過作家與讀者面對面交流、心與心溝通，共賞文學之美、文學之雅，助力全民閱讀。

文：新華社